

江鹤如人近屋来

朱能毅

身为汉寿人,前住县境西洞庭湖湿地,数不清多少次了。

每年3月,是湿地最美的季节。温煦绵甜的春光,黏贴在水云间,天空洗尽灰蒙,湖面荡漾清波。无论行走在水草覆盖的洲渚,或是绿柳摇曳的港汊,我遇见的,除了鸟,还是鸟。

湿地半边湖的浅滩,几只鸟落进我的视线——它们双腿修长,嘴、腿均呈红色,上体羽毛黑色,在光照下,变幻出绿色与紫色光泽。这些鸟儿时而低头觅食,时而交颈嬉戏,把娴静与暖意拉至满格。

“那是什么鸟?”我问工作人员。

“它们呀,是黑鹳。”回话中浸透喜悦,他又补上一句,“空中发出‘嘎啊、嘎啊’‘喔——呜,喔——呜’叫唤的,是白鹤与天鹅。”

真可谓“鹤鹳相酬鸣”。元代王冕那句“江鹤如人近屋来”的诗,蹦出我脑海。如果说,西洞庭湖湿地是一首意蕴丰厚的诗,越冬候鸟则是灵动的诗眼。它们少了觅食的苦恼,没有遭受污染的伤害,也远离被猎杀的惶恐不安,在这里放飞着天性。



上图:鹤鹳相酬鸣。何权 摄
右图:安逸的黑鹳。彭波涌 摄



欧美黑杨作为造纸原料,从上世纪90年代引进西洞庭湖湿地,高峰期曾达15万亩。这一外来速生物种,虽带来一定经济效益,但导致湖水水质下降,土壤板结,加速湿地旱化,严重侵占鸟儿家园。当地渔民讲:“有黑杨的港汊里,小虾米也难遇到,更莫谈鸟的影子。”

2017年11月10日,保护区所在的汉寿县打响“黑杨清理战役”,规定“各家的孩子各家抱”。

县杨树协会副会长余青山过去在保护区老馆湖种下2万多亩黑杨,评为“全国造林模范”。得知清理黑杨后,他满头黑发愁成灰白。因为近几年植下的黑杨,还处于“少年”期,如果清除,等于将逾千万“生长的钞票”打水漂。

但湿地退化的现实,更揪紧他的心。他知道,鹤、天鹅等大型涉禽落地前,需要低空滑行,而成片黑杨,霸占了它们的下滑空间和觅食视线。他没有多说什么,拉上千名劳力,动用数十台电锯机械,10天内,清完自己领地的黑杨。

一雁领头,万雁跟飞。种植户纷纷动手清理自家黑杨。保护区提前40天,完成湖南省规定的任务。

生态修复需要雄厚资金作后盾。“舍不得米,逗不来鸡。尽管我们财政吃紧,还是确保了黑杨清理的品补到位。”时任保护区管理局党组书记钟立琴说。最近4年,保护区清理黑杨12万余亩,恢复退化湿地10万余亩。同时,由县财政整合资金7000多万元,“以奖代补”给众多黑杨种植户。经济品补敏感且棘手,但这里没有衍生一起纠纷。

西洞庭湖湿地的暖春自此到来。保护区管理局资源保护科彭平波科长对我说,清理黑杨和修复砍伐湿地后,黑鹳与众多候鸟,携带家族新成员归来了。2020年起全面禁捕退捕,越冬候鸟由2010年科考时205种,增加到目前232种,其中包括14种全球受威胁的鸟儿。5个多月的越冬期,候鸟数量稳定在3万只,黑鹳种群数量稳定在50只左右。最后他盯住我:“听说你把黑鹳摄到了,怎么抢我们饭碗呢?”他的逗趣,引得众人开怀大笑。

管理局工程师谢志辉告诉我:“不间断地生态修复,洲滩水草丰茂了,植被丰沛了,鸟儿爱吃的鱼虾螺蚌也多起来。鸟不落脚这里才怪呢!”

如今这片湿地,归属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流婉约,湖洲常青。鸟情,最能体现这里的原生态风景。每年11月,鹤与众多候鸟,从北方甚至西伯利亚飞来落脚。

湿地北端有太白湖,有诗仙吟诵的余音:“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醉客满船歌白纛,不知霜露入秋衣。”然而过去很长日子里,各类候鸟逐年减少,鹤也绝尘而去。寒风拂过,芦苇垂下头,倾诉对它们的思念。

2012年起,保护区管理局在之前湿地保护基础上,展开修复生态整治。我遇见管理局局长梅碧球,这位“斯巴鲁生态环保奖(个人奖项)”得主,聊起往事感慨尤深:“那些年,我们经常收到非法排污单位的恐吓电话。某些种、养殖业主的谩骂短信,也让局里执法人员有口难辩。”

2012年12月28日,老梅和工作人员乘着拆围船,直奔围网严重的中尾洲。当地几名闹事者闻讯,驾一艘小型铁驳船径直撞来,手持鱼叉吼叫:“谁敢拆老子的围网,就弄死谁!”老梅挺立船头,平静地说:“人没法看到自己的后颈,但总得想到违法的后果吧?拆围与工作人员无关,你们只管冲我这负责人来!”话中软硬兼备,闹事者受到震慑,又见船上立着湖警,只好退走了。

喧闹多年的湿地逐步回归宁静。2015年1月,大批回“家”候鸟中,竟然有50只黑鹳!那年,保护区管理局获全国“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先进集体”。随后,他们在黑鹳活动的半边湖,建立全国首个民间“黑鹳守护站”。从候鸟到来的11月起,守护站李赋、叶定友等6人,顶风踏霜,对鸟儿密集的二湖、北洼等区域,每天两组巡护观察,春节期间也放弃与家人团聚。

也许是不忍辜负他们的执著吧,2016年2月6日下午,78只黑鹳(2010年仅25只),飞舞在半边湖上空,似乎正赶赴一场约会。守护人员的高倍望远镜,还同时监测到近百只大天鹅、约3000只燕雀,织出一幕“燕阵惊寒”奇观。

如果鸟儿真有灵智的话,还得感恩一个人——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我遇见他时,他正带领10多名志愿者,清理湖面漂浮物和洲滩废弃物,一辆摩托车停在堤上,后座备置有“鸟类救护”医药箱,上面写有联系电话。“我劝哥哥哟莫打三春鸟,集中幼子哟正在望母归……”不远处,一名穿环保服的志愿者唱起民歌。

他不会唱流行歌,就爱哼几句老掉牙的调调。“刘克欢调侃。“这东西原汁原味,难得听到哟。”我也笑着回应。

刘克欢指着志愿者们又说:“我们这些会员兄弟呀,大多是农民和上岸渔民,爱管鸟事,除了我,都是师字除一横——帅。”

这位洞庭湖“民间湖长”过去爱吃野鸭炖萝卜,以捕捉野鸭闻名。2015年开始,他自购铁船、皮卡,组织志愿者清理垃圾,配合湿地执法人员护鸟守鱼,至今还有人笑他被保护区“招安”了。他坦言,自己已56岁,只为协会起个“箍桶篾”作用。志愿者也不图私利,只因鸟儿“常回家看看”。

这片湿地的特点是水涨成湖,水落为洲。没有堤,只有滩,意味着没有洪水需要设防。“看!”刘克欢指着不远处的浅滩,那里有两只白鹤,赤色长嘴,毛色灰白。一只在低头梳理羽毛,另一只将寻到的野菱送到同伴嘴边。

“那家伙没把我们放眼里呢。这种鸟叫冠雀,书名冠雀,属鹛科亲戚。其实鸟儿也有情志,而且遭遇危险时,也会昂起头颅,大张翅膀,让对手看见它的强硬。”

他掌握着鸟的常识,还洞悉它们的内心,着实让我吃惊。

有次巡湖,刘克欢发现有鸟躲在芦苇丛,用猎枪对准两只红嘴雁。“砰”地一声,一只雁中弹,头歪倒在水面。出乎意料的是,另一只没有飞走,而是凑近遭难同伴,发出“嘎啊、嘎啊”的啼叫。他飞步拽住那人枪口,使第二颗子弹射入了水底,并怒斥:“我要把它(死鸟)埋在你门前,立个警示牌,看你安宁不!”那人知道他这枚硬钉子不好碰,只得开溜了。

张逸云

母亲蹚过的河

翻过阜山脉北麓的天子山,抬眼见到一条明亮清冽的河,当地人称之为清水河。

老辈人说,山主人丁,水主财帛。母亲不懂这些玄妙和奥秘,在她看来,能喝上一口好水就算福分,日子便有了味道。

母亲出生在湖北一个叫黄泥塘的村庄。村东头有口半亩见方的池塘,上下几个屋场人畜饮用水,主要靠它。

池塘四周长满杂草,青苔飘在水中,泛出绿光。下雨天,泥沙从高坡冲进塘里,浑黄污浊。

母亲说,池塘里的水涩口,很难下咽,喝下去容易闹病。方圆几里地的水,都是这个样子。村里人常年喝这种水,长寿的不多。

春暖花开的日子,漫山遍野的桃林红了。悠扬的唢呐声掠过河面,一位俏丽的姑娘,走出小花轿,脚下河水清冽,卷起雪白的浪花。姑娘一眼就喜欢上这条河,捧起河水就喝,喜不自禁道,好甜哟,这是山里流来的神仙水吧?

这位新娘子,后来成了我的母亲。她喜滋滋地告诉娘家人,自打嫁到岳阳云溪张家那天开始,她就嫁给了清水河。

母亲生下四男两女。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母亲教我们从小练水性,河里盛产青鳉、红鲤、鲫鱼、翘白、螃蟹和虾子,还有莲蓬、菱角。有了河,她的娃娃保准饿不了。

清水河流经几个自然村落,河两岸出过一些有学问的人。我和二哥,是恢复高考后,鲤鱼跳龙门的代表。放榜后,母亲杀鸡宰鸭,搬出自己酿制的谷酒,招呼左邻右舍一起乐呵。那天母亲端着酒碗挨桌敬,微微醉意地笑道,我家伢崽能有出息,搭帮沾了清水河的灵气。

离开家乡头天晚上,我们母子俩来到清水河边。月光如水,落在河里。母亲捧起河水,替我洗了把脸。

母亲是个能干的女人,干重活一点都不输男人。当年,她同父亲顶风冒雪,步行十多里,来到天子山,同几千上万劳力开山劈岭,筑土垒坝,建成碧水长空一色的万方天池。

母亲和工友们顺流而下,疏浚河床渠沟。那个时候,施工条件极其艰苦,以人拉肩扛为主。开山靠炸药,难免发生意外。有几位工友遭遇不幸,被垮塌的泥石掩埋了。每当提起这些往事,母亲就会泪流满面。

奔腾不息的河水,冲走了时间,流走了母亲的青春年华。

长年累月劳顿,母亲落下了病根。天凉时,她一口不停地咳,身体抽成一团,多少回差点背过去。我们决定把老人接到城里安家养病。

母亲离开老家那天,天上飘着细密的雨丝,雨水顺着屋檐朝下滴落,一刻不停敲打门前的麻石板。母亲茫然看着雨点,一句话不说。小车跑了一程,母亲抬起手,朝南边方向指了指。

停住车,我扶她来到清水河边。雨水飘飘洒洒,在河面溅出数不清的小圆圈,一阵疾风不期而至,吹皱了水面,吹乱了母亲的花白头发。她将捋跑到额头前面的发丝,长叹一口气道:“走吧!”

母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话语明显少了。我清楚母亲心思,只要空下来,就陪她聊天。母亲笑了,津津有味地聊老家那些人和事。提起河里那些趣事,满屋回荡着母亲欢快的笑声。

母亲的心一刻不曾离开那条河,她隔三差五打听老家那边的情况。一段时间,沿岸过度开发,造成河道淤塞,水患成灾。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走过来,满脸忧郁地说,造孽呀,有人在河边养鳊鱼,腐臭生蛆的死鱼扔进河里。河水变了味,大伙不敢下河捞鱼洗菜淘米了。

一个周末,堂兄夫妻俩来到我家,给母亲说了一桩事。一位老板,又将鳊鱼场租下来,大规模养殖生猪,排泄物直接流入清水河。污水横流,蚊虫肆虐,臭气熏天,两岸住户不敢开门开窗,有的干脆搬离祖居之地。

母亲气得浑身颤抖,嚷着要回老家。坐到那个昧良心的老板家里。那家伙一日不把河里清干净,她就坐死在那儿。我慌忙拦住母亲,好说歹说才将她劝住。

不久,突如其来的脑溢血,把母亲击倒了。她带着遗憾,走完了76岁的人生。老家人在村口,以当地最隆重的礼仪,迎接老人回到清水河畔。

这些年过去了,清水河沿岸发生了巨大变化。拓宽河道、修整河床,河岸杨柳郁郁葱葱,河水清澈见底,复还了美丽富饶的面貌。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来到了清水河边。河水碧波荡漾,微风穿过低垂的柳枝,仿佛母亲柔软的手,拂过我的脸颊。我暗想,家乡这些变化,母亲定能看得清清楚楚。



湘江观潮

李泽清

近期,年轻人青睐的“剧本杀”活动频频惹上负面。“社交新贵”失宠,内容隐藏风险、监管风暴压倒剧本杀……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剧本杀”,正在面临被“杀”的命运吗?它又该不该被“杀”?

19世纪,英国就已经出现“剧本杀”雏形。2013年,一款名叫《死穿白》的英文剧本流入国内,当时并未获得大流行的机会。直到2016年芒果TV自制明星推理真人秀《明星大侦探》的播出,才让这种游戏方式进入大众视野。

2019年是市场上公认的“剧本杀”元年,全国“剧本杀”门店发展到1.2万家的规模,至今仍然在快速增长。金沙江创投、经纬中国等明星投资机构对相关业态投资布局,证明这个行业的投资价值已经凸显。

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剧本杀”成长初期的政策环境是宽松的,已初步形成以创作者、

“剧本杀”到底该不该“杀”

发行商、制作商、运营商等为核心的产业链。但参与者日渐多元,我们却尚未形成各个环节的把关人制度,所有环节的决策全部由市场主体或参与者自行决断,这也难怪会暴露出问题。

根据媒体报道,暴力凶杀、黄色低俗、灵异鬼魅等类型的剧本大行其道;一些投资者倾向选择“重口味”的恐怖主题,甚至宣扬封建迷信的内容,以达到快速引入客流的目的。线下门店也常有安全隐患。今年2月,安徽一家“剧本杀”门店发生踩踏事故,导致8人不同程度受伤。

但我们不能谈“杀”色变。从名称来说,“杀”,在围棋术语中就有“点杀”或“扑杀”的使用方法,亦有“杀盘棋”等日常用语。从产业来说,随着电影院、KTV等传统业态消费疲软的境况愈加突出,剧本杀以其丰富的业态和快速的迭代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名称还是产业方面,均应该给予“剧本杀”生存空间。

媒体曝光的初衷并不意味着要一禁了之,

主管部门对新业态的出现绝不能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判令“斩立决”,而是用好手中的“紧箍”让每个环节都能守住底线。

近年来,中国文化旅游行业协会沉浸式剧本娱乐专业委员会等行业自律协会组织逐步筹建运转,但这离制订行业规则,发布相应技术规范,指导行业健康发展尚有较大差距。

谁能担负起把关人的责任、制订相应把关制度,指导行业开展纠错整改,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尽快厘清监管主体,并确定目标任务和规章制度,方能让“剧本杀”产业握住底线、守正创新。

此外,我们讨论影视剧的好坏,首先会探讨剧本的优劣,“剧本杀”也是一样。作为一种剧情体验游戏,“剧本杀”的核心仍然是IP创作。

IP,通常与书籍、电影、电视剧、游戏等相关,后来逐渐延伸到商业、文旅、酒店等跨界板块。迪士尼、环球影城度假地落地中国后,都凭借强大的IP收获颇丰。

其实,在实景娱乐方向,国内不乏选手。恒大、融创、万达、建业等传统地产商,华强方特、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传媒类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布局。但它们多数离国际化实景娱乐差距不小。

“剧本杀”一定程度上化解了IP向实景文旅衍生中高投入、高风险、低回报、长周期等难题,它赋予消费者深度了解并参与其中的机会,也赋予创作者赋予作品更多生命的可能。从个体户到职业投资者,再到专业投资机构的进场,整个行业的优胜劣汰在不断加速。

“剧本杀”到底有没有未来,又会有怎样的未来?没有人知道,但行动才有发言权。当务之急,是厘清管理机构责任权利,制订相应管理机制,做好把关人,对乱象予以及时纠正指导,也让从业者有据可循有章可依。同时,推进行业积极建立健全自律机制,促进行业交流,激活创新活力,助推行业“领头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剧本杀”产业的有序和良性发展,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存。